



# 敬爱的师长

刘子林等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## 編 者 的 話

這個集子，包括「敬愛的師長」等十個作品，是從西南軍區的戰士們特別是戰鬥英雄劉子林同志、獨臂英雄李安家同志、民兵英雄武天才同志等的作品中選出來的，是戰士們向文化大進軍的過程中，用「我寫我」的方法寫出來的軍民的小故事和學習文化的小故事。故事雖然很簡短，但內容却是充實的，它們具體地表現了戰士們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、熱愛科學文化的新思想、新品質，表現了他們深厚的階級友愛和革命精神。跟這本書同時編印的同性質的作品，還有李保善同志寫的「好戰士，好學生」和常存政同志等寫的「敵後英雄」，可供讀者參閱。

敬愛的師長

# 目次

天明以前·····	李安家 (一)
毛主席的隊伍·····	李憲誠 (九)
幸福來了·····	孫春義 (一三)
農民的生活變了樣·····	趙法慈 (一九)
敬愛的師長·····	劉子林 (二三)
鞋·····	楊占鰲 (二七)
黨和毛主席給了我文化·····	武天才 (三一)
我們學校的圖書館·····	馮大宏 (三六)

彭敬互助組

史景賢 (四二)

腦袋並不笨

王德盛 (四七)



# 天明以前

李安家

## 父親的死

一九三八年，日本鬼子侵佔了我們的縣城——山西聞喜縣。可恨的國民黨匪軍不戰而逃。

一天，鬼子兵忽然到了我們村裏，老百姓要跑也來不及了。鬼子兵像野獸一樣，見了人不是打就是殺，走不脫的婦女拉去強姦。全村的人哭聲連天。房子也點着了火，烟火瀰漫了全村。我們全家人也跑散了。爹出了大門沒跑多遠，就被鬼子兵「拍！拍！」兩槍打死在地上。鬼子兵發足了獸性，才離開了我們的村子。

爹躺在血窪裏。我撲到他的屍體上，哭乾了眼淚。太陽熱火般照着一死一病的父子倆。

我想去找奶奶、大娘、媽和妹妹，好把爹抬回家去。剛站起來，頭暈眼花，撲通一聲又跌下去。好久才站起來。四外看不到她們。我用勁喊，可是還沒有貓叫的聲音大。我爬到家一看，房子也燒光了，燒焦了的木頭，還在冒着黑烟。

天漸漸黑了，奶奶從石磨子後邊，把頭悄悄地伸出來，四面一看，不見了鬼子，爬出來把我抱在懷裏。流着眼淚，一聲不吭。我給她說爹被鬼子打死啦，她哭着馬上扶着我上爹那裏去。這時媽正伏在爹身上哭哩。咋辦呢？光哭也不是法呀！哭死也沒人管。我找了扇破門，把爹的屍體放在上邊，抬到村東窪裏去。全家人一天水米沒打牙，肚子都餓成了一張皮，那有勁抬呢？一步挪不了四指，抬上幾步

就歇歇。這時，村裏人三三兩兩的圍攏來看。我磕頭求人幫忙埋埋爹，偏偏碰見地主家的兒子李栓栓，他把狗頭一歪說：「誰管你們這些事情！」忽然颯來一陣熱風，他把鼻子一捏：「哼！好臭。」狗頭一扭，轉身就走了。窮人幫窮人，最後還是王海文叔叔們幫着，才把爹埋葬了。

### 討飯的日子

從這時起，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難。媽肚裏懷着六、七個月的孕，扯着妹妹領着我，東跑西走的去討飯。有錢人家不給咱，窮人想給又沒有。親戚也斷絕門路。從早到晚，連半飽也撈不上。奶奶餓的皮包骨頭，不像個人樣。

一天早上，媽正準備和我出去討飯，她忽然肚子疼起來，不幸的

弟弟生下來了。破草房四面透風，連一條破被子也沒有。媽渾身發冷，上牙打下牙，可是連口米湯也喝不上。弟弟哇哇地光哭。媽噙着淚要把弟弟捏死。奶奶和大娘罵媽不爭氣，說：「人窮也要留個根，老天爺不能老是他們的！」大娘趕快脫下衣服把孩子包了起來，然後抹着淚上地主李家借米。七十三歲的人，跪在二十二歲的李老四跟前，半天沒換出一句人話來。那李老四，眼一瞪，脚一蹶，扔給半塊饅頭，鬼叫似地說：「煩死啦！走，走，趕快滾！」

等了很久，不見大娘回來。媽叫我去看看。我出了門往東一看，呀！大娘躺在車溝裏。原來老人家幾天沒吃東西，走出李家就暈倒啦。她眼裏流着淚，嘴動彈着沒力地喊：「安家！安家！快來！」我扶起她來，不到一百步路，就走了一頓飯的功夫。窮人心連心，鄰居馬家三奶奶，看着我們的光景太傷心了，把自己捨不得吃的一點米給



了我們。全家人才算喝了一頓稀飯。

「活閻王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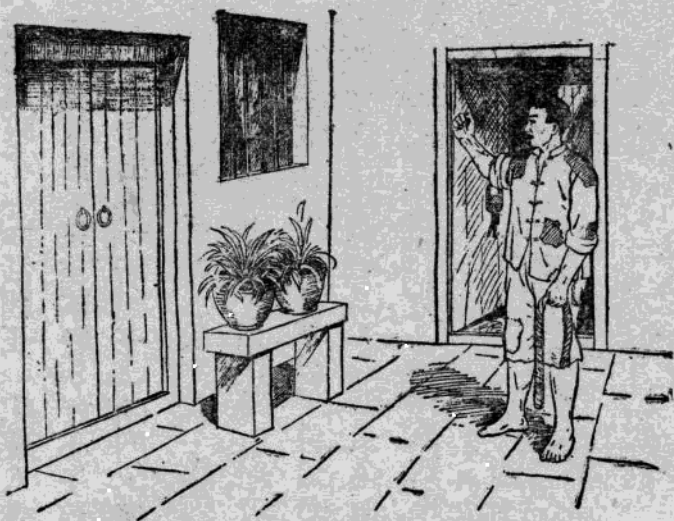
俺村地主李四馬，人們都叫他「活閻王」。「活閻王」頭大脖子長，一雙老鷹眼，胖的像肥豬，一步只能挪三寸，說起話來像狗咬架；鬼眼一瞪，三歲孩子都發抖。

有一天，他帶着三個狗腿子來到我家裏。狗嘴一張就說：「你給我扛長活吧！幹好了一個月給你兩斗麥子。」壞人那會幹好事？我知道他的鬼打算。哼！看我有力氣，想叫我給你白幹活？辦不到！我說：「全家幾張嘴，就靠我種地打短工。你給我兩斗麥子，塞牙縫也不夠哇！」他登時鬼眼一瞪，狗嘴一張、像要吃掉誰似地說：「好小子，不幹？馬上送你到憲兵隊裏，灌你辣子水，上你的槓子，說你是

八路軍。看你幹不幹？」說着鬼眼一斜楞，狗腿子就把我網了起來。媽哭着拉住我不放，「活閻王」躁腳挽袖子，衝着媽打了一拳，媽「呀」的一聲倒在地上。好！你叫我死！我也不叫你活，拚就拚了吧！我用盡力氣，撲到「活閻王」身上，張開嘴咯喳咯喳咬了他兩口。他「媽呀」一聲蹲到地上，像打傷的狗樣滾在泥水裏。那三個狗腿子把我網的更緊了，網的胳膊吱吱地響。我咬緊牙連吭都沒吭。窮小子窮得要有骨氣，給這些傢伙們說好話犯不着。

### 衝出「鬼門關」

「活閻王」把我關在一間屋子裏，三天沒給一點東西吃。他打算餓我幾天再殺我解恨。這三天，我老琢磨跑的辦法。到第四天，東瞧西瞧，好，門框上有兩個大鐵釘！我立刻滾過去，屁股往門楞上一



衝出了「活閻王」的門，邁着大步去找共產黨。

靠，把繩子放在鐵釘上一上一下的摩擦。摩得繩子「刺刺」地直響。一頓飯的功夫，完成了我一輩子的大事——繩子斷了！我站起來，喘了喘氣，把繩子合在一起擰得又短又粗，挾在腰裏，兩手扳住兩扇門，渾身使力，只聽「嘩啦」一聲響，門開了！心裏說：誰攔就和誰拚，死也要衝出「鬼門關」！我把硬繩提在手裏大聲喊：「活閻王，狗腿子，不要

命的出來！」「活閻王」家裏人嚇的頂門、上樓，沒一個人敢吭。

「好漢報仇，三年不晚。好小子等着瞧吧！」

我衝出了「活閻王」的門，邁着大步去找共產黨。

## 毛主席的隊伍

李憲誠

一九五〇年三月，我連在滇東北巧家縣駐軍。這裏是兄弟民族聚居地區，緊靠金沙江，離土匪的老巢——梁山只有二三十里。

爲了消滅土匪，解除兄弟民族的痛苦，我們在十五日下午渡過了浪花滾滾的金沙江，直奔梁山。

進了山，和敵人接了火，經過二十多分鐘的激烈戰鬥，就把敵人全部殲滅了。

這裏的老鄉因爲受了土匪反動宣傳的欺騙，各家的大門都緊緊的關着。同志們叫了幾聲，仍是沒動靜。指導員說：「老鄉不開門，我

們就露營一晚，天明再說吧！」同志們都把背包解開，兩個人睡一起。門外堆着一垛垛的稻草，但沒有一個人去拿一把。睡到半夜，突然颳起大風，砂子颳到被窩裏，有的被子被風颳到一邊。同志們一夜沒有得到好休息。

天亮了，炊事班把鍋台壘起來，挑水揀柴準備做飯。有的同志自動把松枝綁成掃帚，把村上打掃得乾乾淨淨。「東方紅，太陽升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……」嘹亮的歌聲，震動着山村。

村上搞得正熱鬧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大媽，從門縫裏看望了一眼，又回去了。停了不久，咔嚓！她打開門走了出來，剛好碰到了指導員。老大媽的手還有些打顫。她說：「你們來做啥？」「我們是毛主席的隊伍，打土匪來的。從今以後你們再不會受土匪的害了……」指導員和她談了一會，老大媽立刻就在全村傳開啦。老鄉們也都一齊



老鄉們也都一齊把門打開了，全街上擁滿了人羣，向我們問長問短。

把門打開了，全街上擁滿了人羣，向我們問長問短。紛紛議論着：「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隊伍呀！他們在外面凍了一晚上，沒有進我們的家，連咱們的稻草都沒動一根，要是『刮民黨』的軍隊，不要說鋪咱們的稻草啦！門窗早就打來燒了。」

在歡嚷中，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大爹站到土疙瘩上，大聲喊道：「鄉鄰們！大家趕快回去騰房子吧！解放軍爲了咱們打土匪在外面凍了一晚上啦！」老老小小都跑回家去了。騰出二十多間房子，每個

房子裏都用劈柴燒着了火，熱情地拉我們進去。同志們都感動的說：「我們要好好幫助老鄉生產，繼續剿滅土匪，爲兄弟民族除害！」

在梁山住了十多天，部隊又有任務要出發。老鄉們磨了米麵蒸成米糕，給我們送行做乾糧。準備出發了，老大媽就拿了半筐子米糕，送給我們。可是我們誰也不收。老大媽就說：「這是我的一點心意，你們嫌少嗎？」「不，大媽！我們是不收老百姓的東西的。」老大媽說：「這我知道，這是我們的風俗習慣。」大媽硬往同志們的手上塞。同志們收下了，她才高興啦！我們走遠了，她還在喊：「同志們！剿罷土匪，還回來吧！」



## 幸福來了

孫春義

我正在吃晚飯，聽到街上咋咋噠噠的馬蹄聲。我對娘說：「兩莊的兵駐不下，到我們莊來了。」娘說：「趕快把東西收拾收拾，那些該死的軍隊又要搶東西啦！」但是，過了很久時間，還不見他們來佔房子。我想：每次來駐兵，街上又嚷又吆喝，怎麼這次街上却很清靜？於是我慢慢的溜到了門口，從門縫往外一望，奇怪！這些兵都在牆根下坐着，穿的不是灰衣服是黃衣服。我慢慢的把門推開，街上坐滿了兵，從街這頭望不見街那頭。我跑回去對父親說了。父親昂起頭來想了一想說：「噢，這是八路軍。」不多一會，進來了一個像當官